

關漢騫與騰衝殲滅戰

(下)

關 儒

騰城外圍據點戰鬥

日軍自龍川江東岸撤退後，因我軍不斷追擊，幾無喘息餘暇，迄六月廿五日，概以退守騰城附近，期憑藉城外各據點之既設工事及屯儲糧彈，以作長期據守。騰城外圍，東有蜚鳳山、飛鳳山，南有來鳳山，西有寶鳳山、大盈江，日軍皆有半永久性工事的堅強據點，其中以來鳳山最為堅強，來鳳山有芭蕉關、文筆坡、營盤坡、文筆塔等要點，其他如飛鳳山的娘娘廟、董庫；大盈江岸龍光台、毘盧寺、白衣閣、小圍坡；城北的觀音堂……等皆為重要據點。都有三道鐵絲網、三道外壕之工事。

攻城必須先攻下城外各據點，我軍於六月廿七日展開攻勢，首日佔領北寶鳳山，並推進主力於北寶鳳山及下馬場之線，隨後，南寶鳳山、芭蕉關、蜚鳳山、飛鳳山上娘娘廟及董庫等地也相繼佔領，至七月五日，由騰城向北道路，已完全為我控制，各師損失皆重，如卅六師一〇八團第一營，編制八百餘人，攻下飛鳳山據點後，只剩一百餘人。

六日，我軍進佔陳家巷、何家寨、田心墳，七日晚，預二師向老草坡攻擊，激戰至八日午夜，始行攻克，九日續攻佔龍光台毘盧寺，敵退大盈江北岸，形成隔江對峙。

十三日，預二師第四團（暫附卅六師）向來鳳山攻擊，因敵工事堅強，火力猛烈，難於接近，遂於山麓就既得之陣地，構工對峙。

十六日，霍揆彰總司令即召集攻城部隊師長以上諸指揮官於護諸寺，商討攻城部署，乃決定各師積極準備，廿日再行攻擊。結果因連日天雨，攻擊未能如期展開。

七月廿五日，奉電令：方天將軍專任副總司令，五十四軍軍長由關將軍升任。當日交接完畢，兩位將軍各具特殊性格，在領導統御方面皆有天生稟賦。

廿六日，久雨放晴，碧空如洗，關將軍在張家墳指揮所召集各師師長，面授攻擊來鳳山要旨，十二時許，各師在我空軍轟炸後開始攻擊，下午，營盤坡、文筆坡相繼攻克，入夜敵數次夜襲，均予擊退，次日晨二時，敵行決死之反攻，我軍奮力與敵肉搏，戰至拂曉，終將來犯之敵全部

殲滅，並續行攻擊，近午攻佔象鼻子，十三時半攻下文筆塔，至此，日寇稱為要塞的來鳳山，遂全入我手，是役敵遺屍兩百餘具，虜獲輕重武器極多。卅六師於預二師攻佔來鳳山之翌日，亦將小圍坡、白衣閣、疊水河等堅固據點先後攻克。敵之主力至此已被迫退入城內。

關將軍甫任軍長，獲此勝仗，欣喜之餘，特騎愛馬至來鳳山頂拍照留念，其時戰馬長嘯三聲，更壯威儀，將軍吻馬面後返和順鄉指揮所，是日加茶進餐，並加發馬干二十元。

圍攻騰衝血染古城

自蜚鳳山、老草坡、龍光台、毘盧寺、來鳳山等高地相繼為我攻佔後，敵主力遁入城中，並一部扼守東城外稅務司署羅羅衙門、白馬廟；北城外飲馬水河及拐角樓；西城外西林寺及英領事館等據點。

騰衝古城，建於清季，為我國標準式之城牆，內分東南西北四區，有如「田」字；城高約八公尺，厚約六公尺，城垣之構築，下為巨石，上為巨磚所砌，城上有城梁，外有城壕，內駐日軍五

六師團一四八聯隊及十八師團二一四聯隊等，大部份於高黎貢山戰死，城中人數在萬人左右，當日軍退守騰衝時，即決心死守，便將百姓全部趕出城外。騰衝經日軍兩載經營，工事極為強固，城南為來鳳山，東、西、北三面地形開闊，阡陌交錯，河流縱橫，接近困難，為一易守難攻之地。

七月廿八日，關軍長率必要幕僚登來鳳山前線觀察，並於和順鄉對各師、團長指示機宜，翌日決定攻城部署如下：

一、卅六師以小部控制小山脚和順鄉，主力展開於東營以南之線，以一〇六團（團長谷賓）對南門城牆，以一〇七團（團長麥勁東）對西南城脚準備攻擊。

二、一九八師以一部守備尹家灣及董庫，主力展開於陳家巷、何家寨、飲馬水河，以五九三團（團長廖定藩）對拐角樓，以五九二團（團長陶達綱）對飲馬水河，準備攻擊。

三、預二師守備來鳳山。

圍攻期間，前進指揮所設在來鳳山山頂側方，關將軍每日率兩位作戰參謀在該處指揮作戰，來鳳山標高雖不大，但攻騰衝城之戰鬥的進行，及日軍在城內之活動，在望遠鏡中皆一覽無遺。

八月二日，一切準備就緒，下午一時，卅六師與一九八師南北同時發起攻擊，卅六師一〇七團幾位弟兄攻至城角無法返回，乃於城壕中向內挖掘，忽聞人語，乃於夜晚加派人手，果挖至城內，遂以第二連兵力強入，雖連長劉恩憲上尉陣亡，仍佔得西南城角據點，但因敵火猛烈，後續部隊無法進入；一九八師在北，我因地形開闊，

火網濃密，接近困難，乃於距城二百公尺處構工暫停。我攻城時，離城稍遠日軍便不開槍，及至離城百公尺左右，日軍萬槍齊發，發則必有死傷，無奈地勢如此，除了往前衝，亦無其他辦法。

挖掘地道九次蕩決

一連數日，我軍以砲火掩護，用雲梯爬城，前仆後繼，死傷極重，然皆未能成功，因日軍除守備城聚，並在城根及城牆腰部皆設有槍眼，一旦接近，即為射殺。直至七日，以一九八師伴攻北城牽制敵人，由卅六師挖掘地道，分別以工兵用炸藥破壞南城及西南城角，再以步兵強行突入，美空軍亦助我，對城俯衝轟炸，炸開城牆數處。但舉凡城牆一有缺口，日軍便在兩側以機槍封鎖，並於缺口後配置擲彈筒，不啻為死亡陷阱，然我官兵卻毫無懼色，在砲火彈幕掩護下強行攻入，雖死傷纍纍，終能攻入城中。

入城後，因敵工事堅固，擴展不易，遂就地構工，暫行固守，入夜，敵拼死反攻九次，均為我擊退，戰況極為慘烈，此後每夜，敵皆利用夜間，向我佔領之城牆缺口及飲馬水河攻擊，幸我官兵沉着應戰，佔領之陣地得以鞏固。

敵城既為我突破，關軍長為迅速殲滅敵人，乃重行部署，令守備來鳳山之預二師亦加入攻擊。

十五日晨四時，各師開始攻擊，預二師攻佔南城牆缺口，再以兵力對南門城樓攻擊時，受敵側擊，未能成功；卅六師向英領事館攻擊，對方

工事堅強，進展困難，鏖戰竟日，佔領碉堡一座，一九八師一度攻入拐角樓，終因傷亡重大，乃就大盈江北岸與敵對峙。

當此之時，為向南城方面擴張戰果，關軍長乃令一九八師以一部担任飲馬水河及大盈江通西門大道一綫之警戒，主力轉移於疊水河水確間地區，向南城攻擊。

八月十九日拂曉，關軍長下令開始攻擊，各師進展順利，至廿一日間，預二師首先下城，攻佔東岳廟、電報局、文天宮及督辦公署；一九八師攻佔南門城樓西側缺口，並向右擴張，與預二師取得聯繫後，以五九二、五九四（團長董鐸）兩團突入城中，進抵田家巷；卅六師則攻下英領事館，一〇八團（團長李定陸）攻佔西城牆缺口三個，並向北延伸三百公尺。廿一日奉總司令命令，規定西半城為五十四軍作戰地區（東城為一一六師攻擊）。

各師隨即繼續進攻，一九八師攻下高等學堂；預二師攻佔女中及縣黨部；卅六師攻佔西城數處缺口，各師日有進展，日寇亦全力反擊，敵我逐屋逐巷，血肉相搏，戰鬥激烈，至八月卅一日，全軍大致進抵西門街一綫。

九月五日，一九八師五九三團攻下文星樓。七日，五九三團攻抵距北城牆百餘公尺處，五九四團攻佔縣政府及北城牆；預二師以吳、李兩團（團長吳心莊、李頤）由南向北，以方團由北向南，與一九八師協力將縣府極栗廟及北城牆完全佔領，同日，卅六師攻克拐角樓。此時西半城已完全克復，任務完成。

五十四軍完成任務後，當夜奉總司令命令，以卅六師開騰龍橋附近警戒，阻敵增援，以一九八師，預二師向右迴旋，由西向東，協助一六八師攻擊。翌日預二師攻抵財神廟，一九八師攻下



右起：易君左、曹先銳、張大千、鄭學稼、溥心畬、關漢騫、于右任、鄭曼青。

北門，並東進百餘公尺，時一九八師葉佩高師長已調升，由劉金奎將軍升任師長。

在攻擊中，於東門城防空洞中獲日本全部侵華計劃共二冊，當即送軍政部，極具價值。

九日，兩師冒雨進攻，激戰竟日，一九八師及預二師進抵財神廟東端，完成總司令交付任務。同日，卅六師亦到達指定地點佈防。

十月敵空軍飛臨騰衝助戰，我空軍迎擊，將其擊退，一架墜落來鳳山，離指揮所僅數公尺。當晚，預二師攻克龍王廟、李家塘。是日，美軍連絡組一少尉連絡官陣亡，軍長深表痛惜。（敵機共來兩次，每次四架，一次被擊落三架，一次被擊落兩架，遂不再來。）

翌日，兩師再度猛攻，進展頗多，已攻抵東北城角，並向南推進百五十公尺。

十二日，兩師於完成任務後，奉命重行部署，二度迴旋，由北向南攻擊，當日一九八師進展七、八十公尺，五九二團攻佔飲馬水河，翌日預二師攻克龍王廟東側民房，戰鬥激烈，建功殊多的李頤團長，不幸於是役殉國。

頑敵勇猛寸土寸屍

九月十四日拂曉，我軍協同一一六師進殲殘敵，肉搏血戰至九時許，除東南城角一部日軍數十人向南潰逃，餘均被俘（十餘人）或自殺，代理指揮官太白大尉，戰至最後被旗自殺，在逃數十人經派隊追殺，亦全數就殲，騰衝城內，已找不到一個日本活人或傷兵，騰衝之戰，至此終結，除十餘俘虜，日軍全數就殲。

據倖存之營妓稱：日人在大勢已去時，便將

營妓（多為韓國及台灣籍）集體射殺而後自殺，東門城角坑道內的堆堆白骨，即為集體屠殺之營妓。又據俘虜供稱：日軍指揮官臧重康美大佐，某日開會，適逢我空軍大轟炸，指揮官及重要幹部多人遂被活埋於坑道內，故由太白大尉代理。

日軍雖然盡遭殲滅，其侵略必敗，亦固屬罪有應得，但其戰鬥精神，亦令人欽佩，日軍皆有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自始至終，未聞有投降者，負傷三次以上仍繼續戰鬥者比比皆是。相對的也可想見，我們的戰士，愛國犧牲的精神，更有甚於敵者，我們的失土，是我們的弟兄寸土必爭地踏著自己弟兄和敵人的屍體上爭回來的，我軍之慘重犧牲，尤不在日軍之下，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戰後騰衝，滿目瘡痍，實已「片瓦無存」，在城中巡視，已無法分辨何處是街道，更無論住戶之門開向何方，只剩下片頽垣，只有白骨、屍臭及城外跑來的野犬，淒涼景象，非身歷其境，實難以想像，有位一九八師的營長形容是：「沒有一片樹葉，沒有兩個以上的彈孔；沒有一棟房子，可供一人臨時避雨之用。」據正式統計，「城內屋宇，盡成粉碎，夷為平地，一片瓦礫，計糧公署學校廟宇五、六十所，民房五、六百戶，舖面五、六百間……城牆炸燬六十餘口，城外附郭全燬，公署學校廟宇二十餘所……」我想，那些統計數字，和戰前騰衝房舍的統計，應該是一樣的。受苦兩載的騰衝百姓，雖然房舍盡燬，仍興奮非常，因為只要國土重光，家園是不難再建的。

美軍顧問拍成電影

當時的美軍顧問史塔爾將軍（後曾任美國陸

軍部長、印第安那大學校長），特將攻城經過情形，補拍成電影，帶回美國宣揚我軍之英勇。史塔爾將軍後來在我國時，不論公私場合，都一再表



關漢騫（中）早年陪同周至柔（左）孫立人（後右）視察戰鬥演習時留影。

示他對關將軍的崇敬，民國五十年，他來華訪問時，首先就電請國防部作戰次長劉廉一將軍（攻騰衝時任五十四軍參謀長）邀請關將軍歡聚。他之所以對關將軍如此推崇，就是因為他目睹了騰衝戰場上關將軍的卓越指揮及領導才能。

繼騰衝大捷後，五十四軍挾勝利之餘威，續以破竹之勢，與遠征軍各友軍連下龍陵、遮放、芒市、畹町、南坎，卅四年一月，遠征軍與駐印軍和盟軍會師，滇緬公路遂告打通，外援物質得以源源引進，抗戰勝利之基礎於焉奠立。

勒石紀事名將千古

由戰爭性質來看，從五月開始，首先是雨季星夜敵前渡河，是為「河川戰」；接著仰攻高黎貢山，是為「山地戰」；山中茂林參天有嚴寒、酷暑、毒蚊、瘴氣，又是人與自然之爭的「叢林戰」；敵退守城中，我軍奮勇攻城是為「攻城戰」；入城後白刃相接，是驚心動魄的「肉搏戰」；最後殺得日寇片甲不留，總結則是光耀史頁的「殲滅戰」。我五十四軍健兒，在這一連串的激烈戰鬥中，壯烈成仁者成千上萬，但在這關係民族存亡的聖戰中犧牲，身去功成，死又何憾，為紀念騰衝大捷殉國的英勇將士，關將軍特於來鳳山上勒石存紀，碑文如下：

曾同甘苦好兄弟，身去功成起我悲，
時昔英風回想像，祇今劍氣凜須眉。一坯埋骨真吾土，萬口傳名為爾碑。手酌清漿酬國士，臨風不覺淚交垂。垂淚何堪慰國

士，吹笳重著祖生鞭。扶桑東下八千里，航海南行四五天。魂助聲威來颯爽，寇將潰敗急戈鋌。雲開白日堂堂見，照爾精忠入簡編。

回顧自渡怒江以後，五十四軍在攻城之前，便已有重大犧牲，在攻高黎貢山時，在崎嶇山道上，凍斃、病死、陣亡者皆難以數計，至騰衝攻城時，按理應已是強弩之末，日軍則以逸待勞據城防守，而我軍仍能在兵疲馬困之餘奮勇殺敵，創下震驚國際的騰衝大捷，無非是官兵受 領袖

感召，深切體認此役關係抗戰之成敗，民族之存亡，加上關將軍英明的領導，卓越的指揮，終能將士用命，以鮮血凝鑄驚天地泣鬼神的騰衝殲滅戰，關漢騫將軍與五十四軍，自是蜚聲中外，名垂青史！政府為表揚五十四軍功勳，特頒榮譽旗一面，關軍長獲頒雲慶勳章一座。關將軍畢業於黃埔四期，轉戰南北，功勳彪炳，除戰功外，將軍於書法亦自成一派，有高深造詣，印有「四體千字文」傳世，當代名書法家于右任、吳稚暉、趙恒惕、溥心畬等皆曾給予極高之評價。

六十一年關將軍逝世時，某一文學家綜述其生平有云：「報國有百勝之戰功，傳世有不朽之書法」，至今忽忽已十年矣！筆者不敏，僅能依據五十四軍軍部「滇西攻勢作戰日誌」等史料，並訪問舊時長官袍澤，共憶往事，略記騰衝之戰始末，以為紀念，並悼念壯烈成仁的英勇將士。

（承胡翼炬將軍、毛詠岸將軍、蕭華卿先生、毛燕鵬先生、關名洲先生、許海崙先生提供資料，接受訪問，謹此誌謝！）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 教授 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闕、詹天佑、王闓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中外文史

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 岐 將 軍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劍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數十張，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新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